漢紀卷之十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武一第十　景帝太子冊王夫人名徹

皇帝甲子即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陽陵三月尊太后冊藏兒爲平原君封田蚡扶吻反田勝爲列侯藏兒初爲槐里王仲妻生太后後改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刑名縱橫之術亂國政罷之春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夏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復子若孫令奉供養五月詔修山川之祀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秋七月詔省衛

士卒萬人罷死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為治者不致於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拜為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至上即位乃崇立太學矣

二年冬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免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死蚡嬰綰臧皆同心欲興太學建立明堂以朝諸侯而嬰請無奏事太皇后又罷竇氏子弟無行者絕屬籍故謗毀日至竇太后怒皆抵之罪明堂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三月己未太常許昌為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河內郭解在徙中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應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徙諸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睚眦上崖下柴觸死於塵中者甚衆藏匿亡命攻剽作姦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箕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聽乃陰使史脫其徭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姊子與人爭不直人殺之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公殺之故當縱之諸公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其間以十數人不能和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聽命解夜至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邑中權乎且須士大夫復居其間乃聽之其居家夜過半後門閭

士卒萬人罷死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為治者不致於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拜為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至上即位乃崇立太學矣

三年一行丞相御史大夫相與皆同心欲興太學建立明堂以朝諸侯而嬰請無奏事太皇后又罷竇氏子弟無行著絕屬籍故謗毀日至竇太后怒皆抵之罪明堂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三月己未太常許昌為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河內郭解在徙中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應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徙諸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睚眦上崖下柴觸死於塵中者甚衆藏匿亡命攻剽作姦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箕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聽乃陰使史脫其徭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姊子與人爭不直人殺之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公殺之故當縱之諸公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其間以十數人不能和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聽命解夜至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邑中權乎且須士大夫復居其間乃聽之其居家夜過半後門閭

當衍

騁當作聘

住車常十餘乘有與觧忤者少年輒爲報仇不使觧知也觧兄子爲觧殺人爲其家人上書自訟之又殺之闕下上捕觧觧亡過臨晉籍少翁少翁素不知觧然慕其名送之出關自殺以絶口語其得人率如此豪賢知與不知聞聲爭與交歡後捕得觧所犯皆在赦前後有謗毀觧者客殺之斷其舌觧實不知有司奏觧無罪時公孫弘爲丞相以爲觧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甚於知遂族之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群好建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節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騁問交

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爲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觧結辭之繹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主於爲詐紿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奸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不淫於毀譽取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著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絶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辨絶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絶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絶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

當重有東甌

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三年春河水決溢於平原大飢人民相食賜茂陵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濟北王明廢遷房陵坐殺太傅中尉閩越圍東甌告急上以問太尉武安侯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其常事也又數反覆不煩中國自秦時棄之不內屬有詔太中大夫嚴助詰蚡曰但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棄之且秦時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乎今小國以窮困告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乃遣助使持節發會稽兵救之未至閩越走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起上林苑時上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蠡屋以東宜春以西北自阿城屬之南山隄封頃畝價直欲除以為苑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應以福驕盈奢靡天應以禍鄴鄗之間號曰土膏其價畝直一金規以為苑上乏國之用下奪農桑之業不可一也盛荊棘之大崇虎狼之墟壞民冢墓發民廬舍令幼小懷土而思耆老流淚而悲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馳騎逐東西車輦駕南北有深溝大渠險阻之危不可三也務苑囿之大不卹農時非所以強國富民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上乃賜金百斤拜為太中大夫然猶起上林苑朔字曼

倩平原人也好學稱爲滑稽年二十三初爲郎中上書自稱待
詔公車奉祿薄朔[redacted]謂侏儒曰上欲盡殺汝侏儒大恐皆叩頭
號泣上召問朔朔對曰侏儒長三尺臣朔長九尺三寸俸祿正
等侏儒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祿不可用
罷之無但虛索長安米也上大笑使待詔金馬門稍稍親近之
上置守宮於盆下使筮者射之莫能中朔自請布卦射之曰臣
欲以爲龍復無角臣欲以爲蛇復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此非
守宮當是蜥蜴上曰善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優
郭舍人等曰朔幸中耳乃復覆置樹上寄生於盆中曰朔知之
榜[redacted]臣百不中賜臣帛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朔果不能中朔
曰濕肉爲膾乾肉爲脯樹上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乃榜舍人百
朔對問響應權變鋒出文章辭令橫無窮上頗倡優畜之然而
時發忠直之言極諫尤亦以此異焉朔因設客難已用位卑以
自慰諭文多不錄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默
然無言者三年吳王怪而問之曰可以談矣先生伏而唯唯王
曰可以談矣先生曰於戲可言乎哉談何容易王曰何爲其然
也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王子比干直言於紂
此二臣者皆盡忠極慮將以爲君之榮除君之禍也然以蒙不
辜之戮爲天下笑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飡奉雕琢刻
鏤之好以納於上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虞而見親近故宗廟

當脫衆字

為坐疑當從漢書作危坐

當行

宋本作肖

崩弛國家丘墟夫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儼然而作矜莊之貌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除百姓之害則忤於時主之心離於衰世之法故養性愛命之士莫肯進也遂隱居深山以詠先聖之風是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人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易容為坐而聽之先生曰昔伊尹負鼎於湯太公釣於渭濱而遇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故能誅暴亂揔遠方一統類美風俗而王業興矣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默然俛而深思仰而泣曰嗟乎殆哉余國之不忘也緜緜哉聯聯哉於是立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恭儉節約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奢靡卑宮室壞苑囿塡池塹以與貧民開內藏以賚窮乏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些三年陰陽調和萬物咸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蓄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遠方異俗慕義向風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然而人主莫肯為也悲夫是時上以安車蒲輪迎枚乘乘年老道死而乘子皐亦以談說能為辭賦得幸比朔上好自擊熊豕郎中司馬相如從上獵長楊長卿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則賁育然臣

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羣之獸駭於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馬不及旋踵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而不及用枯木朽株盡爲患難矣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矣豈不殆哉雖曰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涉乎豐草馳乎丘墟前有利獸之樂內無存變之計其爲害也不難上善之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置酒請令弁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孫寡女字文君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夫妻酤酒臨邛卓王孫恥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財物遺文君而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或對曰司馬相如所作也上驚乃召相如復奏上林賦拜爲郎中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歸之於鄧僉因託以諷焉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四年夏有氣赤如血六月旱秋七月有星孛於東北江都相陳人鄭當時爲內史每朝候上閑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名士常以爲賢於己祿賜盡以饋士大夫家無餘財賓客甚盛及中廢賓客衰落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復廷尉客復往翟公大板署其門曰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冬十月地震是

嚴武強侯嚴青翟爲御史大夫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行半兩錢罷三銖錢初置五經博士博士本秦官掌通古今員至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鄉里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補弟子一歲輒課通經一藝補文學掌故高弟爲郎中其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是時廬江人文翁爲蜀郡太守其爲人愛學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輒給資用令詣博士受業還皆以爲右職用察舉之又脩起學宮於城中學者復除徭役常選學官童子所在便坐受書每事常出入行縣益從諸生明經修行傳教出入縣邑見而榮之由是蜀邑大化學者比齊魯焉郡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夏四月平原君薨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薨清河王乘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而正者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偃素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吏當死詔宥之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應也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未丞相許昌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有星孛于東

黃本不誤

北方秋七月有星出于東方長終天本志曰是爲蚩尤之旗以彗星而終後曲見則天子征伐四夷之應也閩越圍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發兵上遣大司農韓安國帥師出會稽大行王恢出豫章救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國斷髮文身之人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之自三代之盛明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服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外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之勢異也越人名爲蕃臣實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耳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故數反覆非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國兵革無時得息也閩歲以來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舉輸而踰嶺拖舟而入水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又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則生吐泄霍亂之病會未接兵死傷者必衆多或以越人衆兵強能作難邊地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隔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絕內外也其入中國必先下嶺水嶺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大船運粮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內積粮食而入山伐材治船邊地守候城誠使謹防越人有伐材輒收捕之焚其積聚雖百越無奈邊城何也臣聞越卒不下數十萬人所以入者五倍乃足挽車奉餉不在其中且越非有城廓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中國之人不知其地勢不能服其水土

雖有強兵百不當一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臣聞閩越王弟甲殺其王甲以誅死其民衆未有所屬陛下若欲納之中國遣重臣臨問存卹施德垂賞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用之則斷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侯王此必委贄爲蕃臣矣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天下歸服今以兵深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雖兎逃竄深入阻險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留而守之卒勞粮乏丁壯從軍老弱饋餉男子不耕婦人不織居者無食行者無粮萬民苦於兵事逃亡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秦時嘗使尉他屠睢擊南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彌久士卒勞倦越人乃出擊之秦師大敗乃發兵戍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疲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天下之人皆不聊生逃竄相聚羣爲盜賊是故山東之難興矣兵者凶器也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姦邪從此始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盛德之天子伐小蠻夷而猶三年言用兵之難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園江漢爲池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入足以供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扆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莫不響應使元元之民皆安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若太山而四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

浮海不游列騎二字
誤漢書作兵

之間煩汗馬之勞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是時兵已出未逾五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罷兵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帥之功乃遣嚴助喻淮南之意且諷切南越南越頓首遣太子隨助入侍是時嚴助薦邑子朱買臣為太中大夫買臣因說東越王故居泉山一夫守險千夫不能上今更徙南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舟列騎席卷南行必破滅也上即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還故鄉富貴於子如何買臣頓首謝上既到郡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東越大破有功初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吟詠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恥之而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苦其妻恚曰嘻公終餓死耳何以報我遂改嫁其後買臣嘗負薪於墓間故妻與其夫俱上冢以為得志見買臣飢寒呼飲食之後數歲為會稽太守故妻與其後夫治道甚窮乏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中給衣食經數月妻自縊死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黯字長孺東郡人也好直諫上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變色而罷朝羣臣共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旨順意陷主於不義乎自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見黯必冠上嘗在武帳不冠望見黯奏事避入幃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南越

人相攻黯爲中謁者使越不至而報上曰越人相攻其常俗也不足勞天子之使者河内失火燒千餘家使黯視之還曰人家屋相比相連乃不足爲怪臣憂有甚於此者憂河内飢民相食臣謹以按節發河内粟以賑飢民請受矯制之罪上賢而赦之上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威四夷守城廓愛百姓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矣御史大夫嚴青翟免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漢紀卷之十一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武二第十一

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貢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開其議仲舒廣川人也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讀書弟子以次傳授其業或莫見面蓋三年不闚其園其精專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後應賢良舉上策曰夫守文之君當塗之士皆欲明先王之道以戴翼世主者甚衆然猶不能豈所操持失其統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歟必推之於大中而後息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稱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習聞其號未昭其理今欲風流而令行輕刑而姦改何修而臻於此具明以喻朕意靡有所隱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以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異以驚恐之尚不知變而後傷敗乃至自非大無道之世天欲盡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矣詩云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redacted]皆勉強之謂也昔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而幽厲不由道也宣王脩文武之業周道粲然復至矣非天降命不可復反也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臣聞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此受命自然之符也天下同心歸之若子歸父母亦是受命之符也夫天瑞應精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赤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及末代衰微廢德義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純粹又治亂之所生故不能齊一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陶者之所爲綏之斯安動之斯來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求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已所爲也然則王

者所爲必則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德不失而歲功成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化之被四表固難成也春秋謂一爲元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爲元者示太治而欲正其本也故爲人君者正其本心以正朝廷朝廷正以正萬民萬民正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皆正也則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植福祥畢至而王道成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不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一應瑞者凡以教化之不立而萬民不正故也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非教化隄防之不能禁也

當衍

聖人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夫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戾至今未滅琴瑟不調甚者必觧而更張之爲政而不行之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承暴秦之後宜變其迹乃可善治三代相救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今漢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王者[redacted]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所祖不同者救病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美不謂積日累久也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宰相是以有司竭其務治其業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賢不肖不得其真宜勿以日月爲功誠以賢能爲實使郡國各擇吏民之賢者

口黄本作能

歲貢一人以給宿衛所貢得賢者有賞不肖者行罰如此率天下賢[redacted]可得而官也又曰積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消膏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識之天之所分與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取其小也古之食祿者不食於民力是與天意同也昔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曰邑也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妻交工之利乎夫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庶人行也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師異道人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對策擢爲江都相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若魯君伐齊問柳下惠曰吾伐齊何如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可問仁人此問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而伐吳乎由是言之越本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

本黄本作曾

以黄本作故

歲貢一人以給宿衛所貢得賢者有賞不肖者行罰如此率天下賢[redacted]可得而官也又曰積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消膏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識之天之所分與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取其小也古之食祿者不食於民

之意也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庶人行也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師異道人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對策擢為江都相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若魯君伐齊問柳下惠曰吾伐齊何如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可問仁人此問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而伐吳乎由是言之越本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

□黃本作能

邑也邑宰從

本黃本作曾

以黃本作故

及其去位居家絕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凡百三十篇而說春秋事復數十篇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國家大議多仲舒發之春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車騎將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以備匈奴六月罷廣隴西人也爲將得士衆心無部曲行陣善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少文書而程不識正行伍部曲營陣擊刁斗自衛吏治軍簿至明士卒不得自便而俱爲名將夏四月赦天下復七國宗室削絕屬籍五月詔舉賢良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是歲天星盡動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民將勞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始詔公卿議伏匈奴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于古曰淳維匈奴始祖名薰粥氏山戎獫狁是也始祖居於北邊隨水草畜牧而轉徙居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法以言語爲約束其俗寬則射獵急則習戰長兵則弓矢短兵則矛鋋見利則進不利則退食肉衣皮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則妻其母弟兄死皆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諱無文字自商周已來亡爲中國患至匈奴姓攣鞮氏國人稱之曰撑黎孤塗若單于匈奴謂天爲撑黎謂子爲孤塗若言天子也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軍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其大臣皆世官

職左賢王將居東方上谷之東北接穢貊朝鮮右賢王將居西方治上郡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歲正月諸王長少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會蹛林校閱人畜其法拔刃尺者死盜者沒入其家財單于朝拜日夕拜月其座長左而北面日尚戊巳其送死有棺槨衣衾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人舉事常隨月月盛壯則進兵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則賜一巵酒而得所虜獲因以與之得人因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趣利秦始皇時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臨河徙謫人民以充之因山險谿峻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頭曼太子名冒頓殺父而立是時東胡強盛使使請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又使人請冒頓一閼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復以與之東胡以冒頓為畏已愈驕匈奴間有棄地不居者千里東胡又使求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示地與之於是冒頓大怒曰此地者國之本也何與之有斬言與地者即上馬令有後出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不設備遂破滅東胡西擊月氏東并樓煩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奪地遂入侵燕代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高昆新黎之國控

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已來唯冒頓爲強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爲書戲慢甚不敬高后怒諸羣臣議擊之樊噲曰願將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噲爲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是面譏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單辭厚答遺以御車二乘駟十騎單于又遣使來謝至文帝遺老上單于書對以尺一牘卽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邊及單于背約寇邊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太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輒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飈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粮絕難以爲功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陰爲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馬邑豪聶壹詐亡

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已來唯冒頓爲強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爲書戲慢甚不敬高后怒詔羣臣議擊之樊噲曰願將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出將李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噲爲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是面譏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單于辭卑答遺以御車二乘爲十騎單于又遣使來謝至文帝遺老上單于書封以尺一牘卽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邊及單于背約寇邊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太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輒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飈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粮絕難以爲功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隃爲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隃使鴈門馬邑豪聶壹詐亡

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已來唯冒頓爲強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爲書戲慢甚不敬高后怒詔羣臣議擊之樊噲自願將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噲爲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是面謾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單于辭卑以書遺以御車二乘而

[illegible]上二車[illegible]單于書有誤使來謝至文帝遺老上單于書封以尺一牘印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邊及單于背約寇邊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太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輒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飈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粮絕難以爲功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陰爲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馬邑豪聶壹詐亡

戰字下當脫窮字

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爲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乃將十萬騎入武川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百餘里鴈門尉史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史天也以爲天王乃遠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曰臣聞怒者逆德兵者凶器爭者末節數戰武未有不悔者也始皇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竄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粮食必絕運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并心匈奴非完計也始皇不聽出兵攻胡却地千里皆卒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戍河北飛芻輓粟以遠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天下所以叛也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周書曰安危在史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偃凡上十事其一事諫伐匈奴九事爲律令燕人徐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壞是謂土崩吳楚七國之時是謂瓦解今關東比年穀不登民多困窮不安其豪傑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明主之要其在於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臨淄人嚴安上書曰今天下奢侈車馬衣裘宮室皆競競修飾夫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範

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而已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貧不相懼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北構禍於胡南樹怨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野樹死者相望故絶世滅祀窮兵之禍也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患也此三人同日上書上皆召見謂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歲四遷至太中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衛者甚衆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論之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自頓丘東南入于渤海夏五月封高帝功臣後五人並爲列侯河決濮陽汎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河決起龍淵宮

四年冬十有二月魏其侯竇嬰棄市初嬰之貴重也田蚡常奉事之及嬰廢而蚡甚用事蚡從嬰請田嬰弗與曰老僕雖棄寧可以勢奪乎故太僕潁川灌夫與嬰善亦怒蚡蚡聞之同蚡事魏其侯無所不可而愛數頃田且灌夫何預也灌夫家在潁川橫甚蚡乃請案灌夫家事灌夫亦持蚡陰事賓客和之俱止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當賀嬰過嬰灌夫竟與夫俱行

愚字上漢書有之字此疑寫脫

汝字據黃本改史記漢書俱作臨汝侯此作汝陰疑寫誤

史記漢書俱作召長史

生字黃本不誤

兩字誤史記漢書俱作東朝廷辯之

黃本上字下有書字

夫不欲往嬰曰事已和矣固請與行夫行消至蚡蚡曰不得持滿夫怒蚡因嘻笑曰將軍貴也釋之次至汝陰侯灌賢程不識方相與耳語未得持酒夫乃發怒罵賢及程不識蚡謂夫曰程李俱為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故乎李將軍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穿胷何知程李乎座稍稍罷出蚡令騎留夫或按夫頭令謝夫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召御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按其前事遣吏分捕灌夫支屬皆棄市竇嬰欲救灌夫其夫人止之嬰曰終不令灌仲孺死嬰獨坐乃還其家竊出上書召見具言灌夫事不足誅上欲赦之蚡因爭之上令兩廷尉辨其事御史大夫韓安國兩順之主爵都尉汲黯是竇嬰內史鄭當時亦是竇嬰而復不堅其辭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侯武安侯之短長今日廷論乃曰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兄弟今我百歲後皆為魚肉乎上使御史簿責嬰劾繫都亞嬰令兄子上書幸復召見初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輒以便宜上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在嬰家丞相乃奏劾嬰矯先帝令遂棄市而灌氏族矣春三月丞相田蚡薨蚡疾一身盡痛若有人擊之者呼曰服罪服罪上使見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手笞之蚡初折節好士以采名譽每奏事語移日所言輒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人字黃本脫

諸甲二字誤倒漢書作甲諸第黃本更譌諸作請

黃本廢下有棄字無賓字

隨下當脫喪字

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其用事如此後甚驕恣堂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治宅舍諸甲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室婦女以百數珍物玩好狗馬不可勝數淮南王安來朝蚡以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帝孫如一旦晏駕非大王當立誰哉淮南大喜多厚贈蚡至灌夫事上不直蚡以太后故屈及後聞淮南王事上曰若武安侯在族之矣初魏其侯用事賓客甚盛後廢賓客皆移於武安侯唯灌夫獨不去初灌夫父張孟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嬰進之至二千石故冒灌氏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時夫從軍不肯隨歸願取吳王頭若將軍以報父讎於是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進獨兩人及騎奴十餘人馳入吳軍之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復得前還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幾至於死創少瘳復請行太尉固留之乃止由是勇義聞於天下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丁巳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御史大夫韓安國免秋九月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以仁厚見尊重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謚獻王德好學修禮樂造次必於儒者道術之士自四方至者皆得古文之書先是來朝上策問三十餘事具推道術而對文約旨明上甚重之夏發巴蜀民治南夷道南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漠之屬以十數靡

靡漠二字疑是滇字之譌下同

漢最大自靡漠以北君長以十數印都最大皆椎髻耕田有聚邑其外西自桐師以東至葉榆名為越巂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無常居大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莋都最大自莋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初楚莊王使將軍莊蹻循江畧地黔中南以西蹻至靡漠池方三百里其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既克定之會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蹻因以其衆王靡漠變服從其俗秦時嘗通五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鄱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牁江江漢廣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贈帛以為道遠漢中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南夷邛莋可置都上悅之以相如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達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旨於百姓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已罷三郡之士通

中誤當作終

都當作郡

異乃晏之譌

夜郎之途二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使者之累也夫卭筰西僰之人與中國不並也其已久矣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夫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答曰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人黎民懼焉及臻厥功天下異然也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將委瑣偓促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悅而已或將必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於兼并容包而勤思乎參天兩地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風流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冲幼奴虜係縲嗥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至仁德洋恩普品類羣物靡不樂其所今獨曷爲遺忘已舉踵恩望如枯旱之望雨上聖之心又焉能已矣故乃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之人風德三方之君麟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慱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爽曶昧闇得曜光明偃甲兵於此息攻伐於彼遐邇同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友衰世之凌遲

撮黃本增主字

繼周室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惡得已乎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而揚雅頌上咸五帝下登三王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夫鵰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豈不哀哉是時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

乙巳皇后陳氏廢皇后堂邑侯陳午女也午即嬰孫也嬰封堂邑侯午尚長公主嫖上爲太子時長公主有力焉故太后取公主女配太子及爲皇后驕恣擅權寵十餘年無子又挾婦人媚道故廢時長公主寡居五十餘矣有董偃者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家主見其姣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散一日金滿百斤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疾疾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公公主脫簪珥徒跣頓首謝因引偃偃著綠幘碧襦伏殿下上爲之起寵遇之自是董偃貴寵聞於天下後上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侍郎東方朔避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禮以傷王制其罪二也偃不遵經學以奢侈狗馬干上之欲始爲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以業設酒後而改之朔曰不可夫宣室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也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弑貂爲

淫而易牙作患慶父誅而魯國全管蔡戮而周室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引納董君賜朔金三十斤自偃之後諸公主行多僻

排當作俳

恣者矣上妹之子尚上女夷安公主驕放犯罪死左右爲之請上流涕曰廢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郊廟乎乃衣不能自勝朔進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悲太甚則陰損聖主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阿親戚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昧死再拜上千萬壽上堂問朔曰吾欲化天下豈有道乎朔對曰孝文帝自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昭然大化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千門萬戶木土衣緹繡犬馬被纇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奇怪撞千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排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民不奢佚事之難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摧甲乙之帳焚之於四達之衢却走馬之御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可與比而治也朔又上書自訟獨不得大官因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專用商鞅韓非之語文旨放蕩頗復以恢諧終不見用八月螟蝗徵賢良文學上策之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風雨時父不哭子兄不哭弟人迹所及跛行喙息咸得其宜今何修而臻此乎仁義禮智四者之宜安所施設天人之符廢興何如菑川人公孫弘對曰臣聞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而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明有功者上

無功者下則羣臣悅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養民者禁之則不爭治之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也罰不違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慢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相從聲比則相應人主和德於上則萬類和洽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故曰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谷登山不童澤不涸嘉禾興朱草生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失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遠方民物莫不蒙化此和之極也臣聞之致利除害愛憎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

漢書權上無謂之二字下無審字按文義是也此疑後人妄增

陛字據漢書增

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路謂之權審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智術凡此四者治之大用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昏於上官亂於下故天無私親順之則和起逆之則害生此天人之符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上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又上疏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治此政之所以失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上以書答焉問弘稱周公之治強朕自視孰與周公賢對曰臣

陳皇后不有脫誤

愚淺薄無敢比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唯人之從匪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常切遲之上嘉異其言

漢紀卷之第十一

漢紀卷之十二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武三第十二

元光六年冬初筭商車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殺略吏屬遣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衛青者衛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初季與主家僮衛媪私通生青青冒姓為衛氏青長姊君孺即公孫賀妻也嘗有相者曰貴人也當封侯青曰人婢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僮得幸於上立為夫人陳皇后之大長公主捕囚青欲殺之

公孫敖爲騎郎與壯士募青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女弟貴故與陳掌通上乃召貴掌及公孫敖衛青之寵始隆矣其時諸將皆無功惟青頗斬首虜賜關內侯而李廣爲匈奴所生得單于聞李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廣初被創胡騎置兩馬間絡囊盛之廣僞死漸漸騰而上馬抱胡兒而鞭馬南馳匈奴數百騎追之廣取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免後下吏贖爲庶人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耳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二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有二月江東王非薨謚曰易王非好勇有氣力治宮室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盛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赦天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穢貊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以爲蒼海

誤衍不字

郡魯王餘薨謚曰荼王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長沙王發薨謚曰定王王毋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而夜進其侍者景帝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發以毋微無寵故王居卑濕貧國

二年冬賜淮南王淄川王机杖無朝春正月令諸侯王得以邑土分子弟於是藩國子弟畢侯矣是時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淫急則怨叛以法割削則邪逆萌生近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適嗣代立餘無尺土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彼人人喜得所願實不分其國而久久稍弱又曰茂陵初成天下豪傑兼并之家可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北置朔方五原郡封青為長平侯校尉蘇建有功封平陵侯建築朔方城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徙郡國豪傑於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無後國除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故誅齊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先是主父偃常求納女於王宮王太后不聽時王內淫亂主父偃言之於上上拜偃為齊相以正其事偃驗王後宮官者辭及王與姊妹姦偃使人以此動王王年少恐懾自殺公孫弘以為齊王以憂死無後偃本首惡

宦字黃本不誤

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齊人也初遊說山東不遇乃曰丈夫生若不五鼎食死即當五鼎烹即西入關既獲貴寵賓客輻輳及其死也莫之收視唯孔奢葬之上聞之謂孔奢爲長者

三年春罷蒼梧郡三月赦天下夏匈奴伊雅斜單于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申皇太后崩御史大夫張歐免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秋罷西南夷屯公孫弘以爲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請罷之築朔方城令人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驍騎將軍公孫賀游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蔡出朔方將軍李息將軍張次公右北平凡十餘萬騎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方飲酒以爲漢兵遠不能至也衛青徑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乃將數百騎馳潰圍北遁僅以身免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產數千萬還師屯於塞上詔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爲列侯青固辭子封上不聽將軍公孫賀李蔡讓軍都尉公孫敖校尉李朔趙不虞戎奴都尉韓說皆以功封列侯衛青既登大將軍貴寵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與亢禮或以責黯黯曰天以大將軍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將軍聞而賢之夏六月詔禮官勸學明禮崇化舉遺逸以屬賢才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冬十有一月乙丑丞相薛

光免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未有以侯拜者至弘始拜而封丞相封侯自弘始也論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如有可譽必有所試矣其必待試況於賞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況於封乎初弘牧豕於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掌爲博士使匈奴不稱上意罷後應賢良舉上甚賢之起徒步數年位至宰相年八十矣弘於是起客館延賢人與參謀議請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故人賓客皆仰衣食身爲布被脫粟飯一肉食家無餘財主爵都尉汲黯數面詰弘於上前曰弘每與三公等議事至上前即背之以從欲大不忠上問弘弘曰知臣者以爲忠不知臣者以爲不忠黯又曰公孫弘位爲三公而爲布被是詐也上問弘弘曰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之奢桓公以霸上不僭於君晏子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齊因以治下不比於民今弘布被誠詐也欲以爲名且無黯之忠陛下安聞此言上以弘爲有讓益厚待之弘爲人慎厚事後母孝謹辨論有理習文法吏變事飾以儒術每朝會議開陳其兩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然外寬內深意忌主父偃偃嘗與弘有郤竟報其私弘與仲舒同學不如仲舒仲舒以弘爲諛膠西王縱恣數害長吏乃言仲舒使相膠西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正身率下所居而治

軍字下有脫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凡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虜三千級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故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出將六將軍逾絕漠北大剋獲蘇建趙信以三千騎獨遇單于戰敗信遂降匈奴建獨以身免歸大將軍議其罪議郎周霸等曰自大將軍出未曾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軍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也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百餘士盡死無二心身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肺肝待罪行陣之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軍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寵不敢擅誅於外其歸天子

善字上當脫曰字

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諷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將吏貴遂囚建上至長安赦之贖爲庶人憂死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相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其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校尉張騫從衛青有功封博望侯騫者漢中人也初爲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漢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redacted]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爲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爲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十三年乃歸唯騫與堂邑氏奴二人得還

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者具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婼羌國沮沫國精絶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烏耗國西夜國蒲犂國依耐國無雷國損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陵國渠類谷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日國孫胡國三山國車師山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户上者千户也拓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車國溫宿國龜兹國尉犂國危須國鄯善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户大者六七千户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中山中央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陽關三千餘里廣長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四道行從鄯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旁北山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鄯善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之取給焉—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自皮山以西至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身熱赤土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懸渡之坂狹者尺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淵行者步騎相

修蘇漢書作循鮮字形相近未詳孰訛

黃本無小注下同
未密漢書作休密
貴翕侯漢書作貴
霜翕侯　四曰翕侯漢
書作罔肸頓翕侯

持繩索相牽引三千餘里烏孫王號昆彌治赤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萬口六十萬大國也地方五千餘里東接匈奴西界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其俗與匈奴同其處土多雨寒而國多馬故屬匈奴後稍強盛徙羈縻而已不肯往朝會罽賓國王治修蘇城去長安萬二千里土地平坦溫和有首蓿雜果奇木種五穀稻多蒲桃竹漆治園池民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有市肆然以銀爲錢文爲騎馬曼爲人面出封牛水牛犀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琉璃其他畜與諸國同安息國王治潘兜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里地方數千里城郭數百有車船商賈書革旁行爲書記其俗與罽賓國同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曼爲夫人面一王死輒改其錢出大馬大雀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四十萬與安息同俗出蒲萄目宿以蒲萄爲酒富藏酒至萬餘石數十年不敗出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月氏本匈奴同俗[redacted]居燉煌祁連山間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國都嬀水其土地與安息同俗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馬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君長有五翕侯一曰休密翕侯二曰雙靡翕侯三曰貴翕侯四曰翕侯又作肸顧翕侯也五曰高附翕侯康居國在烏孫西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户十

當行

□黃本作三

□漢黃本作隱悉觀三字悉是惡之譌效字據漢書張騫傳贊改注

三萬口六十萬與大月氏同俗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去長安萬二千里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津涯蓋北海河也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三百里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爲人頭畏爲騎馬自烏弋行可百餘日至一條支國去長安萬二千■百里臨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不未嘗見條支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萬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相避隱爲光明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禹本紀山經有所攷焉十有一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有奇木衆枝旁出復合於上上以問羣臣謁者終軍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今郊禮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鮮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慕化者焉可恭已而待之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所紀焉由是改元朔爲元狩是歲北地匈奴名王率衆來降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之安好讀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書八卷言神仙黃白

之事上以安屬諸父甚尊重之初安朝上使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上每與燕會昏暮乃罷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謂安曰天下兵當大起安心以為上未有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乃治戰攻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妄以妖言阿諛安又以厲王遷徙感激之後安坐擁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官削三縣安由是怨望反謀益甚初將作亂召中郎伍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伍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邪昔者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吾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今臣將見王宮中生荊棘而露霑衣也於是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否臣將為大王

劃計耳王曰天下治乎亂乎被曰竊觀朝廷紀綱之叙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雖未太平然猶為治也王曰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聞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谷若飛材力絕人常為士卒先須休乃敢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上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王不悅復曰公以吳王之起兵非也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舉兵而西破敗而還身戮祀絕為天下笑天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違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王何知反今我令樓緩輕兵先要城皐之口周被

聞當從漢書作聞

江西漢書作西河

數字據漢書改

千當作十

下潁川之兵蹇輾轅守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之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人言絕城阜之口天下不通據大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後王恐謀泄謂被曰吾欲遂發兵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者失行者皆自疑我舉兵而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則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致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杜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矣未見其福王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比至戲衆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精兵可二十萬公何言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儒術之士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乎江西當此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曝兵露師掌致千百萬殭屍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為亂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仙多賫童男女三千餘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至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怨痛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佗知中國勞極乃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心離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百萬之衆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頸而望側耳而聽悲號流仰天叩心怨上

當脫着字

欲爲亂者十室而八於是勝廣大呼劉項並會天下響應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能起行陣之間以成帝王之業今大王見高祖得之易獨不見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海内壹齊天下口雖未言聲疾雷電令雖未發行化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且大王之兵衆未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王以陳勝論之臣竊以爲過矣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泣作麥秀之謌痛紂之不用比干也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於天下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臣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絶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復召被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方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地廣美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僞爲丞相御史詐書詔徙郡國豪傑及耐罪已上赦令除家産五十萬已上皆徙朔方郡益發兵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尉司空上林都中官詔獄官書罪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因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倖王曰如此可也然吾以爲不至於此詐作皇帝玉璽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軍都官令丞及旁近郡太守相都尉印綬因漢使持節法官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僞得罪而西使大將軍丞相一旦發兵則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已下如發蒙耳又曰汲

都中漢書作中都

官漢書作冠
事字據漢書改

誤衍下同

當衍

黥喜直諫守節死義唯悼黥也欲發國中兵恐丞相二千石不聽謀僞失火宮中丞相二千石救火因救之又欲令人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越兵入又欲因以發兵後王更以他事大臣多逮繫獄者無所任未敢發兵伍被知事已發覺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上以被雅辭多稱漢美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之曰被首爲反計罪無赦遂族被而淮南王自殺黨與死者數萬人初嚴助之使南越淮南王與相結及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廷尉張湯以爲助腹心之臣而外交諸侯當誅助坐棄市有司以衡山王淮南王親弟請追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會衡山王謀發覺初衡山王陰知淮南王謀畏淮南王并其國以爲淮南王發西欲起兵江淮間而有之陰與淮南王約束作反具公卿請遣宗正大行治衡山王王聞之自殺十有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乙卯立皇太子據遣謁者巡行天下賜民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三老孝悌力田帛各有差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蝕從上失君從旁失臣從下失人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漢紀卷之十二

漢紀卷之十三

荀悅著

呂栁校正

孝武四第十三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音戾討濮連陝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鄢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烏書反卑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爲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爲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

黃本無小注下同

當脫令字

四女二字據漢書增

樣乃緣之訛 盎乃蠶之訛

軍侯及至是也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稍為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奴乃解去廣騎罢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廣既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廣亦為庶人廣常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沒建臨視之大笑以為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齧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

當脫令字

軍侯及至是也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駠
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
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
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
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
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稍為營陣外向胡
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
自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
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奴乃解
去廣騎罢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廣既歸以其所殺

四女二字據漢書增

後乃緩之說蓋乃蠶之訛

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廣亦為庶人廣
常夜游田間飲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
尚不得夜行何況故廣宿廣亦召騎與俱還匈奴入遼西召拜
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
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女弟信
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
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
投水乍見乍沒建臨視之大笑以為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
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齧殺之建
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

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
告之建遂謀反作黃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
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
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
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
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
以宴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
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膠
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使治淮
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
立寄長子賢爲王秋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
單于怒曰混邪王休屠王數爲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
降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
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磾與母閼
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
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廐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磾獨莊敬
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
對即日拜爲馬監後爲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
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

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閎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失道何則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使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為王秋混邪王休屠王數為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單于怒白混邪王休屠王數為漢所破之年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以處之徙關東貧民實之三年作茂陵徙天下豪傑及諸侯強桀者茂陵旁邑以實之

滿廐

掌宋事不可知傳未廐作例三字掌養事三字作碑字

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廐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磾獨敬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對即日拜為馬監後為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

當脫弄字

當重日磾

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日磾母教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宮日磾每朝見母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爲上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爲泣而心敬日磾侍左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之封蕭何曾孫慶爲鄼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以弟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一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廩貧民時富民多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爲事有羊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寃乎曰無也以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不許之及式爲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緱氏令吏民便之臧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謫

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為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隋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幣罪死於是孔僅為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為侍中言利事皆刻秋毫而始筭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王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為賦而相準輸置平準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侔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為吏復各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太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

更字據漢書改

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專川澤之利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更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為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寘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

闐字據漢書改

漢書作史是也闐為對下當有廣字

當脫坐字

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鵰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讓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昏已暮胡以爲漢有伏兵乃夜遁走莽獵見草中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壖地一畝葬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爲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氷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閎爲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土朕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

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鵰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

如此注顯然脫誤

當脫坐字

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壖地一畝葬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爲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氷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閎爲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土朕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

象字黃本不誤

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廢病振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塚塋象塚祁連山讖曰某桓侯去病爲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坐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上爲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爲去病後甚貴寵而衛青稍衰矣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爲霍仲孺子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迎見仲孺大爲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任光爲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爲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彎弩百吏不

象字黃本不誤

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塚塋塚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爲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輒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上爲治第對曰又下成至可以家爲去病後其亡者亡幸肖長者

然士卒上將能

其不踰越之誤

壯大乃自知爲霍仲孺子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天迎見仲孺大爲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任光爲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爲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彎弩百吏不

口黃本作難按文義不當有難字

之下當脫於字而字當衍

甚使二字疑誤倒

矯制下疑脫使字

語疑詰之訛

藏下黃本作且字漢書作忘字

反黃本作倍

敢前此盜賊所以容也上下其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大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壽王字子贛涿郡人也後坐事誅齊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時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有餘藏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以前三上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昔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爲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徒而入關關吏與繻曰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

辭下疑脫何字

史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郄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迫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法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爲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山自度窮且下吏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尚書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得本書以

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覺仁與行異
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柏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
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雨水關中傷死者以千數秋九月
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陵飢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
博士分循天下吏民有能救飢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有一月令
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災夏四月雨雹
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謚曰憲王王子勃
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
王

君字據漢書改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
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
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謚曰靖王勝樂
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
軍欒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
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
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
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
待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
餘其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

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寬仁與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柏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雨水關中饑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陵飢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天下吏民有能救飢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十餘縣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謚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君字據漢書改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尊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謚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欒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

今有二字疑誤史記漢書作今為親屬

童字據漢書改十漢書作千

上當脫老字家字疑衍

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既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欒大甚喜乃大敢為之言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同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賞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茆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茆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常夜祠其家欲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太山不敢入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効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致物[illegible]却老少君常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乃言與人大夫遊獵處老人為兒時識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為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正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為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

史記漢書俱作置壽宮禱官疑誤

史記漢書俱作無絕殊者餘字不可通疑誤

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絕冀望其真上聳疾病有巫為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一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置則若風肅然聳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通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善之其事祕亡莫傳也而信以為神矣論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太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

當敢言字

亡乃世之譌

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

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秋馬生渥洼水中九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立常山憲王舜以子商爲泗水王

漢紀卷之十三